



SHORT CLASSICS

短经典

Irène Némirovsky

DIMANCHE

星期天

[法]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 著 黄荭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Irène Némirovsky

DIMANCHE

星期天

[法]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 著 黄荭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1-258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星期天/ (法) 内米洛夫斯基著; 黄荭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短经典)

ISBN 978-7-02-008594-1

I. ①星… II. ①内… ②黄…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4312 号

IRÈNE NÉMIROVSKY

DIMANCHE

Copyright © Editions Stock, 2000

《Les fumées du vin》© Editions Gallimard, 1934

All rights reserved.

特约策划: 彭 伦 何家炜

责任编辑: 黄凌霞

装帧设计: 张志全

星期天

[法]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 著 黄 荭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35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10

2011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8594-1

定价 29.00



SHORT CLASSICS

短经典

短篇小说的物理

——“短经典”总序

王安忆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

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泊桑，他的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

福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官吏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静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

女盲目而虔诚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话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暧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也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说的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

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唯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搏，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为

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蜜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

序 言

首先是孤独。像求生的本能，像被禁锢的快感，像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是一位执意孤独的作家。这种孤独在今天像一个召唤，一种自我升华。

从小，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就知道自己不是母亲所期望的：一个乖巧的小女孩，束缚在上个世纪初俄国资产阶级的种种社会规范里，要被调教成贤妻良母，上流社会的女子。不，她是野性的、暴烈的，睁大眼睛看着世界，被一个梦的宇宙所占据。少女时代，她的白日梦越发幽深：她发现了文学。她不是阅读，而是在吞食。或许在那个时候，她发誓要成为作家。文字的世界将彻底成为她的世界，学到的文字、潜移默化的文字还有放在自我和世界之间的文字，如同壁垒的文字。

母亲讨厌她痴迷于阅读——“意淫”的堕落的乐趣，这并非出于偶然。母亲早已明白小女孩已经超出了她的掌控，或者说几乎如此。

革命的喧嚣、背井离乡、躲在莫斯科的一间公寓里、闭门索居、把自己孤立在阅读中、在一个不愿意明白世界在改变的家庭里，这一切让这个刁蛮少女的个性变得越发孤僻、越发决绝。

在内米洛夫斯基的世界，笼罩着一种奇怪的氛围：脆弱的和平、模糊的身份、正在消解的行动、濒临堕落边缘的人物、缓慢的

退化。内米洛夫斯基的风格就是攫住读者，让他困惑，让他置身危境，一边思忖自己什么时候会被捕获，到底哪里才是极限。

她的文风所流露的现代性，尤其是通过纠缠在她所有作品中萦绕不去的主题所维系的，那就是模糊性。情境的模糊，人物的模糊，存在的模糊。内米洛夫斯基是懂得如何把灵魂的撕扯和自我的分裂描绘出来的二十世纪作家。我们永远都不是我们自己，我们整个的存在历程就是试图把分裂的自我整合起来。在这个无边无际的迷宫里，写作试图辟出一条认清自我、平息痛苦的道路。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主要围绕两个主题写作：母亲和犹太人。她并不是从母亲或犹太人的中心出发去写作。不是，而是像一个探索深知其为危险领地的猎人，她尽量去靠近却不开一枪。她带着内心的恐惧，却从来都不舍弃。或许这就是读者从中获得的乐趣，欣赏她选择猎物的方式，把它们展示给我们看，奄奄一息，虚弱不堪，但永远都不是瘫死在地上。母亲是猎物之皇后：哪怕正当她风华正茂，女儿也把她描写成笨重、严肃、哀怨。是的，可是……女儿永远都不会反抗一位凶狠、不称职的母亲，因为她为人母、为人妻的角色和社会原因举止不得体的母亲。女儿对这位母亲所怀有的感情更多的是一种同情，她既懂得如何去谴责她的过错——重读《舞会》不难发现——也让读者对这个女人油然而生一丝怜悯：她在自己女儿身上看到自身苍老的迹象和一个竞争对手的诞生。伊丽莎白·吉尔在她写的关于她母亲的杰作《屋顶观景台》中，并没有错综复杂地去描写她外祖母的行为，当她和她姐姐，一九四五年奇迹般地从父母都死在里头的集中营里逃生出来，在波尔多一个地下室里关了好几个星期，终于回到巴黎，按响了家族唯一幸存者的门铃：她后来称呼她为狼。狼，童年让我们吓得发抖的大恶狼，那头大恶狼这样回答陪德尼丝和伊丽莎白回来的夫人：“我没有外孙女。”夫人坚持着，谈到了伊丽莎

白的胸膜炎。狼咕啾着：“有收容穷孩子的疗养院。”

这种对后代的抛弃就像一个预感回响在这些短篇小说中。母女间的斗争，人们总是表面上装出温情的样子，但是面具终究会扭曲。最好是不要说出真相：它总会让人心灵受伤。这里，尤其是在《星期天》和《幸福的堤岸》中，母女间的沉默说明了在命运为她们准备的残酷现实面前谁都不傻。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绝望地想相信自己的幸运之星：她懂得挑战母亲让她忍受的不幸和羞辱，她懂得很快、很强势地让自己成为一名作家，她寄给出版社的第一本小说竟然没有写地址……是有意忘记还是命运的捉弄？出版社不得不刊登了几则启事来找到作者，而当时，她有比看报纸更好的事情要做，她正在照顾刚刚出生的女儿。

书出版了，成功接踵而至，还有对她的承认。三十年代初她就成了文学世界的公主，文学评论家推崇她的风格、从开篇就惜墨如金的对人物的描写，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完全契合别人眼中她的形象：从俄罗斯流亡到法国的作家，的确如此，但她是法国作家。她的身份折磨着她，就像这本集子里面名叫《同胞》的那篇小说中的故事。不容置疑的古以色列人，因此是富有的，但不完全是犹太人。被同化了，她自己这样认为。此外，当她读到布拉西拉赫对她的溢美之辞，当她在《格兰瓜尔》杂志上发表许多文学作品的时候，而这本杂志同时也刊登那些非常反犹的文章，她如何能怀疑这一点？

她女儿说，在她被捕的时候，别人原本给了她逃脱的机会。她回答说：“不要二度流亡。”土地，是法国，她唯一的祖国：法语。少女时代，她以为死者都会还魂：她说得没错。短篇小说集的出版和伊丽莎白·吉尔的书的再版，都见证了她依然活在我们心中。

劳拉·阿德莱尔

目录

001	序言(劳拉·阿德莱尔)
001	星期天
020	幸福的堤岸
043	阿依诺
056	同胞
069	醉意
101	血缘
148	老实人
168	火灾
183	陌生人
198	知己
216	唐璜之妻
238	巫术
255	女魔头
270	看客
286	罗斯先生

星期天

拉卡斯街静悄悄的，好似盛夏季节，每扇敞开的窗户上都遮着黄色的帘子。明媚的日子又回来了；这是春天的第一个星期天。暖和、急切、躁动，它催促人们去屋外，去城外。晴朗的天，柔美的阳光。能听见圣克洛蒂尔德广场上鸟儿的鸣唱，带着些许惊讶、慵懒的婉转啁啾，在那些寂静或喧闹的街道上，是出发开往乡间的汽车刺耳的噪音。碧空万里，只有一小片白色贝壳般的游云，曼妙地卷起，飘了一会儿，继而羽化在无垠的湛蓝里。行人抬起头，带着惊喜而信任的表情，呼吸着春风，微笑着。

阿涅丝半关上百叶窗：太阳很热，玫瑰花盛开得太快，败得也快。小娜奈特跑进来，一蹦一跳的。

“您允许我出去吗，妈妈？天气那么好。”

弥撒已经做完了。在拉卡斯街上，穿着浅色衣服的孩子已经从门前走过，光着胳膊，戴着白手套，牵着堂区信友，簇拥着一位初领圣体的小姑娘，女孩胖嘟嘟的脸蛋在她的面纱下红扑扑的；光着脚踝，粉粉的、金黄的、毛茸茸的像只水果，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但教堂的钟声还在敲响，缓慢而忧郁，它们仿佛在说：“去吧，善良的人们，我们遗憾不能把你们挽留更久。我们已经尽可能久地庇护你们了，但我们不得不把你们还给你们的时代，还给你们的烦恼。现在走吧。弥撒已经结束了。”

当钟声沉寂了，热面包的香味弥漫了街道，从敞开的面包房一阵阵地飘散开来；可以看见新洗过的瓷砖明晃晃的，镶嵌在墙上的窄窄的镜子在阴暗处泛着幽光。之后，路上行人各自回家。

阿涅丝说：

“娜奈特，去看看爸爸是否已经准备好，并告诉娜蒂娜午饭已经上了。”

季尧姆走进来，身上散发着她一直都闻不惯的上好雪茄和薰衣草香水的味道。他比平时更壮，沉稳又开朗。

一坐到桌前，他就宣布：

“我告诉您我午饭后就出发。在巴黎憋了一星期，这至少……说真的，您就不动心吗？”

“我不想撤下小女儿。”

季尧姆笑着扯了扯坐在他对面的娜奈特的头发：前一晚她还发烧了，只是烧得一点都不厉害，甚至没让她水灵灵的肤色变得苍白。

“她病得不重。胃口也很好。”

“哦，她没让我担心，感谢上帝，”阿涅丝说，“我会让她出去待到四点钟。您要去哪里？”

季尧姆脸色明显一黯。

“我……哦，我还不知道……您就喜欢什么事都事先定好……去枫丹白露附近或者沙特尔，随便，爱去哪儿去哪儿……那，您陪我去？”

“要是我答应，指不定他什么表情呢！”阿涅丝思忖。她抿紧的嘴角一抽、露出的微笑让季尧姆有些着恼。但她像往常一样回答：

“家里我有事做。”

她心想：

“现在又会是谁？”

季尧姆的情妇们。她嫉妒的焦虑，无眠的夜晚。这一切现在都已经那么遥远。他长得又高又壮，有点谢顶，整个身子敦实匀称，头结结实实地支在一根粗壮的脖子上；他四十五岁，这是男人最强壮、最稳重的年龄，顶天立地，热血澎湃。笑起来的时候，他的下颌向前突出，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几乎没有黄垢。

“你啊，”阿涅丝想了想，说，“当你笑的时候，你有一副狼或野兽的怪模样。”想必他听在心里觉着说不出的受用。他以前可没这习惯。

她记起以前，每场艳遇终结后，他都要在她怀中哭泣，短促的抽泣从他唇上传来，他微张着嘴，好像要把自己的眼泪吮干似的。可怜的季节姆……

“我呀，我……”娜蒂娜说。

她每次开始说话都这样。不可能从她的思想和言语中找到一个字眼是不谈论她自己的，总是她的装束，她的朋友，她漏了针的袜子，她的零花钱，她的种种乐子。她是……那么容光焕发。她的皮肤洁白如某些毛茸茸的水果，苍白而有光泽，就像茉莉花、茶花，但隐约又能看到年轻的血在下面涌动，冲到脸颊上，鼓在唇上，像是可以挤出葡萄酒般热烈的玫瑰色汁水。她的绿眼睛神采奕奕。

“她二十岁。”阿涅丝心想，再次努力闭上眼睛，为了不被这太明亮太鲜艳的美丽、这爽朗的笑声、这自私、这年轻的热情、这钻石的硬度所刺伤。“她二十岁，这不是她的错……生活会让她变得和其他人一样黯淡、柔顺、平静的。”

“妈妈，我可以用您的红色披肩吗？我不会弄丢的。还有，妈妈，我可以晚点回来吗？”

“你去哪儿？先说说看。”

“这您还不清楚，妈妈？去圣克鲁，尚达尔·奥蒙家！阿尔莱